

故宫周一闭馆：“歇气”应成文保常态

据了解，故宫博物院拟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，除法定节假日和暑期（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）外，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。而全天闭馆目的，是为了对原状陈列的文物藏品进行保养，对文物建筑加以修缮等。

今年 1 月，故宫首次打破 365 天开放的模式，试点淡季逢周一闭馆半天。而今，故宫拟实行“单休”，以巩固闭馆措施的积极效应，这对缓解巨大客流给故宫的压力，确实有积极意义。

据了解，去年一年，故宫接待游客 1534 万人次，日均 4 万多人，遇到暑期和节假日日均游客高达十几万人，远远超过故宫单日 3 万人次的最佳游客量，以至于工作人员说：“故宫太累了，不堪重负。古建、原状文物、安防设施、工作人员等，都在‘带病工作’。”而闭馆一天，无疑能为文物修缮、藏品保护提供宝贵时间，也能体现“文物资源节制利用”的文保理性。

事实上，文物景点实行“单休”制，也是“国际惯例”。在世界级博物馆中，巴黎卢浮宫每周

二闭馆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每周一闭馆。而实行淡季“半休”制以前，故宫的全年无休实为罕见。就连在国内，绝大多数省级博物馆早已实行“单休”，如福建、湖南、浙江、湖北、山东等省级博物馆，均在周一闭馆整修。

应看到，故宫执全国博物馆之“牛耳”，无论从大众消费式旅游还是从文物品鉴的角度看，它都有强烈的磁力。这也意味着，周一闭馆会影响部分经济效益。但利用“单休”之机修缮和保养文物，是着眼于长期效益和可持续性利

用；而对防火防盗等安保工作再强化，也能以防祸患。当然，它亟须以提前告知公众、立牌提醒等作为配套措施。

人要休息，文物景点同样如此，让其“歇口气”应成文保常态。“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鱼”，故宫“单休”的做法，其实也是给众多文物景点提个醒：对文物资源利用，没问题，但应秉持节制理性；让文物在“喘息”中得以呵护，也应是社会的文保共识。

（转载自《新京报》）

情商很高

■文/小强 图/春鸣

在湖北武汉的崇仁路小学，11 岁的小杨算得上名人，从一年级起陆续担任班长、中队委和大队委，如今刚刚被同学们一致选为“学生校长”，老师赞他情商高。他家境殷实，父母 3 年来每年暑假会送儿子到广州参加演讲、财商等训练营，已花费 6 万余元用于培养他的情商。

社会上不少人，在情商方面有重大欠缺，自卑、自卑、攻击性强，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善于与人交往，导致人生失败，武汉这位家境殷实的家长为孩子情商不惜巨额投入，可以理解。

但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就和若干年前武汉的“五道杠”少年一样，小小年纪就成为“完人”还是让人感觉有点那啥。小杨还没有面对关键的青春期的挑战，没有应对远离父母的激烈竞争，我们祝福他续写天才少年的传奇，也同时提醒他戒骄戒躁，因为在温室状态情商高，不等于未来情商也高。



被退学与乱生气

■付瑞生

18 日，针对张家川县 16 岁发帖被拘少年杨某被学校“劝退”事件，甘肃省教育厅称已关注，并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查。甘肃《天水日报》19 日报道，秦州区教育部门称，杨某可在秦州区育生中学继续借读，并需补办正式借读手续，也可返回原张家川县张家川镇中学就读。杨某本人更表示，感谢校领导以及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关心，“希望媒体、教育部门对这样高度负责责任的学校领导给予正面支持。”

从中可以看出，虽然事态已经平息，但是对学校上下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。其中，让人深思的是，由对办案人员的不信任，延伸到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，再延伸到对教育部门的不信任，当舆论铺天盖地地质问校方背后的“压力”之时，愤怒与情绪很容易左右理性与思考。例如某省级媒体标题是《甘肃发帖被拘少年被赶出学校》，很容易激起公众的情绪。

学校明知违反了《义务教育法》，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？事实上，该学校副校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支持不可谓不大，甚至超前私下让其借读，如今少年成了网络名人，生活在聚光灯下，自然纸里包不住火，这才是少年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原因。

传播学研究表明，由于有主观意识的参与，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形，即“削尖效应”和“磨平效应”。当年抢盐事件、山西万人等地震等等便是例证。接收谣言时，如果主观是相信这种可能的，无形中就会放大、突出传言中地震可能发生的一面。相信的人越来越多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。张家川少年事件也是一例，不少网友主观相信他有“被退学”的可能，于是就会放大传言，把谣言进一步“削尖”，形成社会舆论的尖锐冲突。

需要警惕的是，发帖少年事件成为一堵“心理速墙”，我们彼此都在雾里看花，缺少一个平和理性的“公共领域”，一个对话平台。因此，理性的声音难以发挥“磨平效应”，弥合社会分歧。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。社会信任度低，正是一个社会价值失范的表现。对“压力”的臆想只会“削尖”失范，只有回到事实本身，用胡适的话说“多研究些问题”，才能重建社会秩序。

多年前，作家龙应台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《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》。最近，她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反思道，我现在不会说“你为什么不生气”，因为现在根本不是生气的问题。我反而会觉得，回到古时候说的“慎思明辨”，是最高的一個挑战。勿冲动，勿盲从，学会慎思和明辨。

恶意炒作，舆论空气中的雾霾

■高路

雾霾茫茫，人心惶惶，这几天，一则关于“雾霾可使鲜肺 6 天变黑肺”的消息在微博和各大网站热传。新闻让大家敏感的神经又多了一丝紧张感。6 天的时间，肺能变成这样，我们的一些城市，一年 365 天，蓝天的指数屈指可数，谁还有心思在城里呆着，那一片嫩肺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？

才隔了一天，事情就有了戏剧性的进展，报道中所说的复旦大学的那位教授紧急“澄清”说，他们的研究是通过“肺滴注法”直接对大鼠的肺进行染毒，媒体解读“不要夸大其辞，自己吓自己”。所谓“肺滴注法”就是直接“滴注”到大鼠肺组织，这与通过空气呼吸吸入的方式完全不同，实验中 PM2.5 的浓度也是正常空气中的成千上万倍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

大家对雾霾的紧张，对一个清洁环境的迫切愿望可以理解。在人们的直接感受中，往年只有在深冬才能看到的雾霾天，今年来得比往年

早，范围比往年大，污染程度似乎也比往年严重了。食品有安全问题，可以选择不吃，但空气里有污染，没有办法选择不呼吸，对雾霾的痛恨应该是每个人的普遍想法，可是在短期不能得到有效治理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应该让情绪处于失控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雾霾？坏处不可逃避，同样的，也不能夸大其辞，逞一时之快，当全民处于惊恐之中时，尤显媒体的责任。

据记者的调查，这则所谓的新闻最早来源于广州一家媒体在 A15 版刊发半版广告，不久一家新闻网健康频道以《复旦大学最新研究敲警钟 雾霾致国民健康亮红灯》为题，发布了一篇 2000 余字的文章，内容大同小异。这种依附于一些药品，明显带有倾向性，说白了就是一则广告的文章，被一些网站当成了新闻来摘编报道。

那些参与转发的大 V、媒体们，一片奔走告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他们都低估了假新闻的漂白能力。显然，每一个参与转发的人都把斧正新闻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却很少有人愿意

花点时间去求证一下新闻的可靠性。看起来人人都是无辜的，普通人转了是因为看到媒体也在转；媒体转了是因为有媒体这样报了，有网站这样登了，而且还有复旦大学这块牌子垫着底。每一个转的人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上一家，每一个人看来都只是犯了小小的一点糊涂，都只是在原则问题上少了那么一点坚守。

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在有意无意地参与之中，假新闻具有了传播的生命力。这其中要反思的环节很多，比如，媒体在刊登这样的软文时怎么来标明与新闻的区别？广告也是要公众负责的，不能信口开河，要不然也该承担失实的责任。还有，为什么这样一则软文会被当成新闻来源，到底是谁在推波助澜？

拿公众怕的事来炒作自身，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可耻的。其实，一些人不是没有理智，而是心存一点侥幸，反正前头有人顶着，出了事也找不到我头上。法不责众，也就没有了顾虑，大不了，第二天发个辟谣的报道，炒热一个话题不容易，眼前的便宜不赚，那是亏了。

用钱“砸”出院士是一种土豪思维

■何勇海

武汉将出台政策扶持工程设计产业，工程设计企业出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将获得 1000 万元发展基金奖励。这是全国首个针对该产业出台扶持政策的城市。该政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

辽宁省去年也曾出台规定：如果某单位引进或培养出一名院士，政府将对该单位奖励 1 亿元，力度可比武汉更大。市场竞争说到底还是科技人才的竞争，政府加大投入，引导企业加强人才培养，本无可厚非，但将奖励的目光单纯放在院士身上，未必是一种理性态度。

一位网友质疑得好：用钱“砸”出院士是一种“土豪思维”，院士真的能用钱“砸”出来吗？培

养院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，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，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。当前，很多企业的基础人才储备充足，顶尖人才十分缺乏，企业要从他们储备的基础人才开始培养院士，恐怕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。何况能评上“国宝级”院士的人，本就十分有限呢？

“出一个院士奖千万”的政策，极有可能诱使一些企业想尽千方百计地“走捷径”。据报道，个别人参选院士，组织强大的“公关团队”，甚至由单位出面，当选院士的“含金量”受到质疑。前不久，据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法庭上供述，当年收受企业 2300 万元，是因参评院士“需要花钱”，意外地牵出院士“贿选疑云”。在此情形下，武汉“出一个院士奖千万”的政策，会不会诱发企业靠不正当手段“速成”培养院士呢？

政府动用的是纳税人的公共资金，除了必须注重程序正当之外，还应该多做一些“雪中送炭”的基础性服务工作。比如，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加大创新扶助，从单纯刺激企业创造经济效益，走向激励社会创新氛围的形成，比如用这些钱来发展民生……这虽不能直接或间接成为所谓的政绩，但却是功在长远的好事。

“出一个院士奖千万”的政策，是过度迷信院士的产物。早有有良知的院士指出，“别迷信院士，院士懂的无穷小”。十多年前，原两院院士王选就曾说过：“院士者，是他一生作了重要贡献，给他一种安慰、一种肯定而已。多数院士创造高峰已过。”如今，政府怎么还要唯院士的名号是瞻，将院士当成地方上装点门面的“花瓶”，或谋求利益的工具？